

#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基于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比较

谢玉梅<sup>1</sup>, 汪雪川<sup>2</sup>

(江南大学商学院, 江苏无锡 214122)

**[摘要]** 文章选取中西部地区11个省份贫困县与非贫困县2008—2011年的经济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融发展规模对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均有显著促进作用,金融发展风险对非贫困县影响较大,单纯增加可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比例不能有效促进贫困县的经济增长。论文提出政府需因地制宜,针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县域制定差异化政策:贫困县应当注重金融规模扩张,促进金融资源合理配置;非贫困县需要进一步强化金融安全建设,鼓励金融创新,促进县域经济多元化增长。

**[关键词]** 贫困;区域差异;金融发展;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F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7)06-0075-08

### 一、引言

自2014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县域经济加快转型升级,在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距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我国县域整体经济状况仍然比较滞后,中西部地区尤甚,人民生活整体水平相对较低,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资源分配严重失衡、产业发展结构不合理等现象依然存在,对社会经济增长造成诸多障碍和不利影响。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金融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是经济增长的必要保障,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大的动力,在“四化”建设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位置。发展县域金融、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能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贫困地区金融排斥等问题,对县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贵州调研时将“精准扶贫”列为扶贫开发攻坚战的新要求,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需要金融助力,实现金融服务与精准扶贫的有效对接是促进脱贫进程、加快县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20年592个国家

扶贫工作重点县摘帽脱贫的目标。贫困县分布于我国21个省级行政区内,不同县域的地区特色和发展现状都存在不同,县域经济的发展程度也不尽相同。因此,探索适合贫困县发展的金融模式、针对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的县域实行差异化金融政策显得尤为必要。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方面,已有文献主要关注全国或某一地区的研究,对我国贫困县与非贫困县进行对比研究的文献相对匮乏。本文利用2008—2011年我国11个省的县域数据,比较分析金融发展对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同影响,在深化金融改革背景下为县域经济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 二、文献综述

####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

国内金融发展与建设同国外相比相对滞后,因此,关于金融发展的相关研究也起步较晚,目前相关理论分析主要起源于国外地区。Patrick(1980)指出,随着欠发达国家经济逐步进入持续发展的轨道,由经济增长所引起的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可以带动金融系统扩张。<sup>[1]</sup> Shaw(1973)、McKinnon(1973)等通过理论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有着

**[收稿日期]** 2017-07-08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基于精准扶贫视角下的目标群小额信贷研究”(项目编号:16BJY185)。

**[作者简介]** 谢玉梅(1966—),女,江苏宜兴人,教授,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汪雪川,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

重要的作用,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sup>[2-3]</sup>Levine(1997)对金融体系的功能进行了更深一步的探讨,指出金融体系能够有效降低交易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促进资本的流动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sup>[4]</sup>胡海峰等(2016)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需要结合实际背景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尝试新的研究视角或研究思路。<sup>[5]</sup>另一方面,不少学者对金融发展始终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说法提出了质疑。Tobin(1984)认为大量的人才和资源涌入金融行业,达到一定程度后可能对金融效率的提升并没有显著效果,有时甚至会造成资源的浪费的流失。<sup>[6]</sup>Rajan(2005)指出随着金融体系不断膨胀,金融发展给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就会逐渐消失,当金融发展的成本大于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一系列金融风险就会接踵而至。<sup>[7]</sup>Kneer(2013)进一步阐明,庞大的金融体系可能会侵害一些技术行业的生存与发展,对实体经济造成不利影响。<sup>[8]</sup>Krugman(2009)则更为鲜明地批判金融业的过度扩张与发展,认为很多金融创新并没有起到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sup>[9]</sup>大量的资源财富聚集在金融行业,使社会资源分布不均,同时加大了金融风险。

##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相作用实证方面的研究更是层出不穷。Christopoulos and Tsionas(2004)对10个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的情况进行了探究,并基于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sup>[10]</sup>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相互促进关系。Hassan Hamadi(2015)利用1988—2009年13个中东和北非国家的数据,构建GMM模型着重分析了银行和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sup>[11]</sup>结论显示,在国内经济环境比较稳定的背景下,金融发展更能发挥出其优势。Naeem Muhammad(2016)基于1975—2012年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数据,应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估计实证分析了该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部门的发展对当地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加快金融改革进程、加强监督的可持续性在保证经济红利的关键。<sup>[12]</sup>Boyreau-Debray G, et al(2003)运用中国1990—1999年26个省的数据集,通过GMM系统估计探究了银行部门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银行部门的信贷扩张不利于省域经济增长,这种负面作用应当归咎于资源在国有银行与非国有银行部门之间的不合理分配。<sup>[13]</sup>

国内关于两者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也非常丰富。李青原(2013)利用我国部分行业的数据,通过分析发现金融整体环境改善能够对我国实体经济增长产生正面效益。<sup>[14]</sup>郭丽虹等(2014)研究表明,在一定时期内,社会融资规模的扩大对社会经济发展有明显促进作用,但存在门槛效应,提高金融发展质量也同样重要。<sup>[15]</sup>与此同时,不同的社会融资结构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并不相同,廖慧(2014)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sup>[16]</sup>马勇等(2015)基于1998—2013年的季度数据分析指出,我国金融发展具有很强的引领作用,经济的繁荣与良性循环需要金融的支持。<sup>[17]</sup>周小柯等(2015)基于我国219个城市的调查分析,认为城市金融水平的提升对经济增长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现象,即呈现U型关系。并且政府的金融改革和引导行为能够加速金融体系的完善,对经济增长大有裨益。<sup>[18]</sup>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对我国某个省份或局部地区进行了研究。赖娟(2013)运用江西省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江西省金融规模扩大有效提高了本省的经济水平,但储蓄转化投资的效率却差强人意,“惜贷”现象的存在甚至阻碍了地区经济增长,提高存贷比是当务之急。<sup>[19]</sup>郭志仪等(2013)根据甘肃省1978—2010年的数据研究指出,金融效率的发展随着融资规模的扩大而降低,西部地区粗放型的金融扩张需要得到改善。<sup>[20]</sup>林春等(2015)运用VAR模型对我国东北三省1983—2013年的数据采取了回归处理,结果表明在“新常态”背景下,东北地区应该进一步完善金融结构,利用金融深化改革的契机积极转型发展新型节能产业,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sup>[21]</sup>此外,部分文献也将研究对象聚焦在区域间的比较上。闫丽瑞等(2012)依照国家统计局标准将研究省份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层面,运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不同地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显示,尽管三个地区内两者之间均有相互促进关系,但影响程度具有显著差异。按照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的作用大小从高到低依次为中、东、西部地区。因此,加快我国西部地区金融体系构建、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是当务之急。<sup>[22]</sup>王颖等(2015)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作者基于省际数据研究指出,我国沿海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的影响要更加突出,同时由于不同省份之间实际情况存在很大不同,经济水平、政策制度、文化差异等也会对区域经济有不同程度的影响。<sup>[23]</sup>

## (三)文献评述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显著。总体而言,我

国国内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研究非常丰富。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相关研究基本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方面,部分学者的研究样本为全国或某个区域,样本选择较为单一;另一方面,大量文献按照东、中、西地区的国家传统地域划分标准采取对比分析。上述文献基本选取省级数据,较少涉及到县级单位。考虑到我国“一县一特色”的地域差异,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本文将研究样本精确到各省县域地区,并对贫困县和非贫困县进行划分,旨在探究贫困县与非贫困县金融发展分别对经济增长带来何种影响,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 三、指标选取及数据描述

#### (一)指标选取

本文主要研究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差异化影响。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及本文研究目标,本文以县域经济状况来衡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此外,基于金融规模、风险、效率及资源分布密度这四个方面的考量,文章选择金融发展效率、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分布密度、金融机构法人机构数量、金融发展风险、可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比例、金融发展规模这六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其中,金融效率水平用县域贷存款之比反映,金融发展风险用县域不良贷款与总贷款余额之比反映,金融发展规模用县域存款余额与县域人口之比反映。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与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数之比反映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分布密度。本文指标的列举与具体说明如表 1 所示。

表 1 指标选取与说明

Tab. 1 Index selection and description

指标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指标说明
县域经济状况	Y	县域人均 GDP	反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而言,该指标值越大,说明县域经济发展状况越好
金融发展效率	X <sub>1</sub>	县域贷款余额/县域存款余额	反映金融机构将存款转化为贷款的水平。该指标值越大,说明金融机构运行效率越高
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分布密度	X <sub>2</sub>	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数	反映金融资源分布密度。该指标值越大,说明金融资源越丰富
金融机构法人机构数量	X <sub>3</sub>	金融机构法人机构数量	该指标值越大,说明金融体系越完善
金融发展风险	X <sub>4</sub>	县域不良贷款余额/县域贷款余额	反映金融体系的建设水平。该指标值越小,说明金融机构运行越安全
可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比例	X <sub>5</sub>	可发放贷款的营业网点数/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数	该指标值越大,说明金融体系越完善
金融发展规模	X <sub>6</sub>	县域存款余额/县域人口	反映金融机构吸收储蓄的能力。该指标值越大,说明金融机构规模越大

#### (二)数据描述

2011 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我国 21 个省区市的 592 个县(旗、市)认定为国家级贫困县。它们基本分布于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及中西部地区等。本文着重研究贫困县与非贫困县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样本的选择需要同时考虑适用性和可获性。本文样本的选择思路如下:首先,本文着重探究贫困县的金融发展问题,基于样本数据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考虑,本文最终选取以我国中西部地区为主的皖、桂、闽、贵、豫、黑、湘、吉、晋、川、滇这 11 个省作为研究对象。为

了尽量消除地域差异带来的影响,本文县域的选取以地理区位相近为原则。具体做法是从每个省份分别选取 5 个贫困县与非贫困县,选取标准为 5 个贫困县分别来自不同的地级市,再从每个贫困县所在的地级市中选取出一个非贫困县。至此,本文最终选取 11 个省共 110 个县域作为样本数据,其中贫困县与非贫困县数量分别为 55 个。在样本时间的选取方面,一方面,我国早期有两个扶贫标准,即 1986 年开始施行的绝对贫困标准与 2000 年开始施行的低收入标准,2008 年,两套扶贫标准被合并成一套;另一方面,我国 2011 年以后进行了金融体制

改革,县域相关金融数据较难获取。基于上述原因,为保证数据来源的统一性及完整性,本文最后选择的时间范围为 2008—2011 年。本文数据来源为各省统计年鉴,增强了数据可靠性。

为了减少数据波动,文章把变量县域经济状况和

金融发展规模指标作对数处理。表 2 反映的是 2008—2011 年 11 个省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各金融指标的部分统计量。横向比较来看,我国非贫困县域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各金融指标整体高于贫困县域,纵向比较来看,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呈现逐年稳步增长。

表 2 中国 11 个省县域指标描述性统计  
Tab. 2 Index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11 counties in China

		贫困县				非贫困县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中位数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中位数
2008	Y	3.97	4.44	3.54	3.94	4.1	4.5	3.67	4.12
	X <sub>1</sub>	0.65	2.95	0.08	0.45	0.61	1.75	0.08	0.51
	X <sub>2</sub>	11	19.07	5.37	11.07	11.41	17.93	6.9	11.27
	X <sub>3</sub>	1.55	12	1	1	1.78	13	1	1
	X <sub>4</sub>	0.24	0.79	0	0.17	0.21	0.76	0	0.15
	X <sub>5</sub>	0.76	1	0.53	0.75	0.74	1	0.45	0.71
	X <sub>6</sub>	5.63	6.17	5.12	5.52	5.72	6.39	5.13	5.72
2009	Y	3.99	4.41	3.54	4.02	4.15	4.64	3.73	4.17
	X <sub>1</sub>	0.59	2.01	0.09	0.5	0.63	1.62	0.08	0.57
	X <sub>2</sub>	11.37	20.09	5.66	11.13	11.78	17.13	7.52	11.74
	X <sub>3</sub>	1.29	7	1	1	1.15	3	0	1
	X <sub>4</sub>	0.2	0.65	0	0.13	0.18	0.82	0	0.11
	X <sub>5</sub>	0.75	1	0.3	0.78	0.75	1	0.39	0.74
	X <sub>6</sub>	5.62	6.23	5.23	5.59	5.8	6.47	5.22	5.8
2010	Y	4.13	5	3.59	4.09	4.24	4.69	3.79	4.26
	X <sub>1</sub>	0.58	1.98	0.09	0.48	0.65	1.46	0.11	0.58
	X <sub>2</sub>	11.42	20.09	5.7	11.13	12.53	43.89	7.2	12.04
	X <sub>3</sub>	1.47	8	1	1	1.29	4	0	1
	X <sub>4</sub>	0.15	0.59	0	0.11	0.14	0.59	0	0.11
	X <sub>5</sub>	0.76	1.03	0.3	0.77	0.76	1.53	0.39	0.74
	X <sub>6</sub>	5.72	6.3	5.28	5.69	5.88	7.08	5.15	5.87
2011	Y	4.21	5.01	3.66	4.18	4.33	4.79	3.86	4.34
	X <sub>1</sub>	0.62	2.56	0.12	0.5	0.65	1.73	0.16	0.57
	X <sub>2</sub>	11.73	18.52	6.01	11.35	12.42	18.38	8.35	12.8
	X <sub>3</sub>	1.6	8	1	1	1.64	4	1	1
	X <sub>4</sub>	0.11	0.45	0	0.05	0.1	0.49	0	0.07
	X <sub>5</sub>	0.73	1	0.28	0.77	0.74	1.03	0.39	0.74
	X <sub>6</sub>	5.78	6.37	5.4	5.72	5.95	6.67	5.43	5.96

### 三、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面板数据能够有效利用时间和截面这两类信息,扩大样本数量,具备高度科学性。本文面板数据模型的构建形式如下:

$$y_{it}=c_i+b_1x_{1it}+b_2x_{2it}+\cdots+b_6x_{6it}+u_{it}\quad(1)$$

其中,i即为观测个体,t即为观测时间,Y<sub>it</sub>即为本模型的被解释变量,X<sub>1it</sub>、X<sub>2it</sub>、X<sub>3it</sub>、X<sub>4it</sub>、X<sub>5it</sub>、X<sub>6it</sub>分别为观测个体i与时间t上的金融发展效率、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分布密度、金融机构法人机构数量、金融发展风险、可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比例和金融发展规模,C<sub>i</sub>为常数项,b<sub>1</sub>、b<sub>2</sub>、b<sub>3</sub>、b<sub>4</sub>、b<sub>5</sub>、b<sub>6</sub>为相应解释变量的系数。考虑到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各县域指标,固定效应模型有助于提高估计结果的一致性,同时对实证模型采取霍斯曼检验,最终本文确定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文章利用 stata12.0 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对样本整体进行初步估计,估计结果见表3。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营业网点平均从业人员数、金融机构法人机构数量、金融发展风险、可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比例和金融发展规模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有显著影响。其中,金融机构法人机构数量、金融发展规模对县域经济发展有显著正面作用,营业网点平均从业人员数、金融发展风险和可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比例对县域经济发展有负向影响,金融机构效率的影响则不显著。邓淇中等(2012)利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发展规模、效率、风险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向,研究发现:在我

国东部地区金融效率影响最大,而金融规模相对较小;在西部地区,金融效率的作用不显著或显著为负,但金融规模则显著为正;中部地区介于两者之间。<sup>[24]</sup>蒋团标等(2010)<sup>[25]</sup>、闫丽瑞等(2012)<sup>[22]</sup>的研究也符合这一观点。本文针对中西部省份县域的研究结论与前人一致,即金融发展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较为明显,而金融效率则无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反映金融密度的两个指标(营业网点平均从业人员数、可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比例)均为负向影响,说明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存在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现象。总体而言,我国欠发达地区应当继续扩大金融规模、优化金融结构,进一步完善金融体系建设。

表 3 整体县域地区估计结果

Tab. 3 Estimated results for the whole county area				
Y	系数	标准差	t 值	p 值
X <sub>1</sub>	0.002	0.0265	0.08	0.94
X <sub>2</sub>	-0.00623*	0.00374	-1.67	0.09
X <sub>3</sub>	0.00867**	0.004	2.17	0.03
X <sub>4</sub>	-0.109*	0.0647	-1.69	0.09
X <sub>5</sub>	-0.150**	0.0693	-2.16	0.03
X <sub>6</sub>	0.831***	0.054	15.4	0
R <sup>2</sup>			0.5507	
F 统计量			66.19	
P 值			0	
hausman 检验			0	

表 4 贫困县与非贫困县估计结果

Tab. 4 Estimated results of poor counties and non-poor counties						
贫困县				非贫困县		
变量	系数	t 值	p 值	系数	t 值	p 值
X <sub>1</sub>	−0.0033	−0.1	0.92	0.0762	1.57	0.12
X <sub>2</sub>	−0.0157	−1.55	0.12	−0.0051	−1.61	0.11
X <sub>3</sub>	0.0114	1.37	0.17	0.0675 * *	1.94	0.05
X <sub>4</sub>	0.0135	0.12	0.9	−0.169 * * *	−2.56	0.01
X <sub>5</sub>	−0.286 * *	−2.09	0.04	0.0871	−1.39	0.17
X <sub>6</sub>	1.075 * * *	10.9	0	0.648 * * *	12.86	0
R <sup>2</sup>		0.5515		0.6407		
F 统计量		32.59		47.26		
P 值		0		0		
hausman 检验		0		0		

进一步地,对贫困县、非贫困县的实证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在11省55个贫困县域地区,县域经济增长主要受可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比例和金融发展规模的影响,而金融效率、金融风险 and 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分布密度等的影响并不显著。理论上,可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比例增加应当促进经济增长,但实证结果表明该指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负向的,可能的原因是仅仅靠可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数量的增加并不能有效缓解信贷配给、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一方面,我国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服务过于“标准化”和“同质化”,金融机构为了降低贷款风险通常“惜贷”“慎贷”,单纯提高可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的比例并不能使原本受到金融排斥的群体获得贷款<sup>[26]</sup>,尤其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立足于发展的中小企业可能由于各种限制不能获得贷款;另一方面,增加的贷款有可能一部分会流向地级市区,并没有贡献于县域经济增长,因此,可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比例的提高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县域发展。贫困县金融发展规模对县域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这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一致<sup>[27-28]</sup>。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金融规模的扩大能够在增加储蓄、结构优化、提升金融运营水平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从整体上看,贫困县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效果并不明显,且可能存在一定负面影响。

在非贫困县域地区,金融机构法人机构数量与金融发展规模能促进县域经济增长,金融发展风险对县域经济增长作用为负向。发展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有助于促进金融体系建设,进而吸引更多的企业开设法人金融机构,并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能够为县域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同时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优化金融结构,并最终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sup>[15]</sup>金融发展风险对县域经济增长具有负面作用。由于非贫困县域经济发展相对较好,金融制度和投资环境相对成熟,金融机构信贷进一步放开,“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的存在使得部分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持续上升,金融风险极大地抑制了经济发展。总体而言,在非贫困县域地区金融对经济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综合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实证结果来看,我们有以下几点发现:

第一,与贫困县域相比,金融发展对非贫困县域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大。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非贫困县域金融规模、金融风险与金融机构法人机构

数量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显著,而贫困地区只有金融发展规模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面效应。金融发展与减贫之间存在库茨涅茨曲线的“U”型关系,贫困县的金融发展一开始对经济增长并不能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有时甚至会存在一定抑制作用。随着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逐渐显现出来。

第二,贫困县域和非贫困县域金融发展规模对经济增长都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但从影响程度上看,非贫困县域(系数估计值为0.648)明显小于贫困县域(系数估计值为1.075)。这与邓洪中(2012)、刘芳(2015)等的研究发现相一致,即金融发展规模在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地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弱。<sup>[24,28]</sup>由于贫困县域金融发展整体相对落后,各中小企业融资难、金融服务供给少等问题普遍存在,扩大金融发展规模能够进一步满足贫困地区的资金需求,有力填补金融服务的“空白区”;而对于经济发展较发达的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相对成熟,金融规模的扩大虽然也具有一定正面效应,但完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效率、优化金融结构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为明显。

第三,不管是对贫困县域还是非贫困县域,金融发展效率均不能显著作用于经济增长。上文提到已有文献的结果表明,在发展相对落后地区,金融发展规模对地区经济的作用最为显著,而在发展较发达地区,金融发展效率对地区经济的作用最为显著。本文选取的县域样本数据主要来自我国中西部省份,即使是非贫困县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仍低于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因此,金融发展规模对非贫困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金融发展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突出。

####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对贫困县与非贫困县来说,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影响,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规模均能显著推动整体县域的经济增长,且对贫困县影响效应更高;金融发展风险对非贫困县有负向影响,而对贫困县无明显影响;反映金融密度的可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比例对贫困县有显著负向影响。因此,地方政府需要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当地经济发展现状的差异化政策。

对于贫困县域地区,经济增长受金融规模影响十分突出,应当扩大金融供给量,引导商业银行增加资金投入、拓宽融资渠道,扩大金融服务覆盖范围与深度,加大贫困地区特色产业扶持力度,促进

金融与产业相结合,提高金融服务覆盖率。另一方面,贫困县域要防止金融资源外流,需要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效率,改善金融资源分布不平衡的现状,优化资源配置,打破“贫困恶性循环”。地方政府应当积极建设富有地方特色的金融发展体系,完善扶贫政策,增强经济发展新活力。

对于非贫困县域地区,县域金融体系相对成熟、完善,政府应当着重提高金融发展效率水平,优化县域金融运行环境,实现县域金融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同时,在新常态深化金融改革的背景下,相关部门需要积极发挥金融创新功能,在严格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放宽准入门槛,利用资本市场振兴实体经济,促进县域经济多层次持续健康发展。

## 参考文献

- [1] Patrick H T.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J]. Money & Moretary Polaiy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1980, 14(2):37—54.
- [2] Shaw E S.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3] Mckinnon R I.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73,38(4):679—702.
- [4] Levine R.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Views and Agenda[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1997,35(20):688—726.
- [5] 胡海峰,王爱萍.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新进展[J]. 经济学动态,2016(5):102—112.
- [6] Tobin J E. 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Financial System[J]. Lloyds Bank Review, 1984,152(2):1—15.
- [7] Rajan R G. Has Financial Development Made the World Riskier? [J]. European Financial Management, 2006,12(4):499—533.
- [8] Kneer C. Finance as a Magnet for the Best and Brightest: Implications for the Real Economy[J]. DNB Working Papers, 2013.
- [9] Krugman P. The Market Mystique[N]. New York Times,2009—03—27.
- [10] Christopoulos D K, Tsionas E G.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Evidence from Panel Unit Root and Cointegration Test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4, 73(1):55—74.
- [11] Hamadi H, Bassil C.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MENA Region[J].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2015, 57(4):598—622.
- [12] Muhammad N, Islam A R M, Marashdeh H A.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GCC Countries Using Static and Dynamic Panel Data[J]. Journal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16, 40(4):773—791.
- [13] Boyreau-Debray G, Cull TTR, Dollar D, et al.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Growth: Chinese Style[J].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03, 30(2):1—46.
- [14] 李青原,李江冰,江春,等. 金融发展与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来自省级工业行业数据的证据[J]. 经济学(季刊),2013(2):527—548.
- [15] 郭丽虹,张祥建,徐龙炳. 社会融资规模和融资结构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研究[J]. 国际金融研究,2014(6):66—74.
- [16] 廖慧. 银行信贷支持与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J]. 新金融, 2014(10):32—37.
- [17] 马勇,李铭洋. 金融变量如何影响实体经济: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J]. 金融评论,2015(1):34—50.
- [18] 周小柯,席艳玲,陈一. 地方政府行为视角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 219 个地市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金融与经济,2015(1):25—29.
- [19] 赖娟. 金融发展抑制还是促进了经济增长——来自江西省的数据检验[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2):17—24.
- [20] 郭志仪,赵小克,刘那日苏. 区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甘肃省 1978 年~2010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J]. 经济经纬,2013(1):11—15.
- [21] 林春,王伟. 东北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 VAR 模型的实证研究[J]. 金融理论与实践,2015(9):61—66.
- [22] 闫丽瑞,田祥宇.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 宏观经济研究,2012(3):99—105.
- [23] 王颖,宋翠玲. 省际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 31 个省面板数据的研究[J]. 新金融,2015(3):48—54.
- [24] 邓淇中,张晟嘉. 区域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动态分析[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2, 27(1):43—48.
- [25] 蒋团标,喻微锋. 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广西与江苏的比较视角[J]. 区域金融研究, 2010(11):18—23.
- [26] 周传恕. 化解县域金融“两难”矛盾的现实选择——重新定位县域金融市场[J]. 武汉金融, 2006(2):63—64.
- [27] 崔艳娟. 我国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理论与实证[D]. 东北财经大学, 2012.
- [28] 刘芳,刘明,郭锋航. 金融发展规模、效率与县区反贫困研究——基于陕西省 50 个国定贫困县的系统广义距估计[J]. 统计与信息论坛,2015(8):42—48.

(责任编辑:蒋萍)

# Impa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Economic Growth

## ——Based on Comparison Between Poor and Non-poor Counties

XIE Yu-mei, WANG Xue-chuan

(School of Business,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hooses the economic data of poor and non-poor counties in 11 province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from 2008 to 2011, and uses the fixed effect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cal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both poor and non-poor counties. Financial development risks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non-poor counties, and simply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at offer loans fails to facilitate the economic growth of poor counties.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formulate differentiated policies for different counties with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Poor counties should focus on the expansion of financial scale and promote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financial resources. Non-poor counties need to further strengthen financial security construction, encourage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promote diversification of county economy.

**Key words:** Poverty; Regional Disparity; Financial Development; Economic Growth

---

(上接第 52 页)

## On legislative Choice of Defining Elements of Drug

JIN Lan-tao

(School of Law,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Defining elements is the most essential attribute and the most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 abstracted from the definition, and it i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to clarify the clarity and appropriateness of the legal concept. So it must meet requirements of objectivity and normalization. As the premise to clarify the necessity of legal intervention and the basis for ensuring the possibility of citizen's prediction, elements of drug is slightly inadequate on the highlight of above requirements. On the one hand, "addiction" is just necessary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drug control, and "illegality" is legislators' legal comment on existing drugs, and only "harmfulness" reveals objective attribute of drug. On the other hand, the definition of drug is actually a kind of screening on the basis of power, which includes not only the nature of quasi controlled substances, but also the abuse of scale, historical origin, social tolerance and other humanistic attribute. On the basis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mainstream definitions, the legislative definition of drug should be embodied as a set of objective elements and normative elements, which can protect citizens' rights on the basis of ensuring the order of drug control in the country.

**Key words:** Drug; Laughing Gas; Definition; Anti-drug Law